

(美) 尼尔·斯蒂芬森 著

刘思含 韩阳 译

Neal Stephenson

下

宝典 编码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编码宝典 (下)

(美) 尼尔·斯蒂芬森 著

刘思含 韩阳 译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CRYPTONOMICON by Neal Stephenson
Copyright © 1999 by Neal Stephen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eal Stephenson c/o
Darhansoff & Verrill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编码宝典: 全三册 / (美) 尼尔·斯蒂芬森著; 刘思含, 韩阳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33-2691-9

I. ①编… II. ①尼… ②刘… ③韩…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8230 号



幻想文库

编码宝典

(美) 尼尔·斯蒂芬森 著; 刘思含 韩阳 译

策划编辑: 贾 骥

责任编辑: 曹晓雅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周伟伟

插 画: Kuri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40

字 数: 969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一版 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691-9

定 价: 168.00元 (全三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第六十九章 将军
16	第七十章 原点
33	第七十一章 各各他
42	第七十二章 西雅图
62	第七十三章 岩石
72	第七十四章 最多香烟
90	第七十五章 1944 年圣诞
101	第七十六章 脉冲
113	第七十七章 佛像
123	第七十八章 教皇
137	第七十九章 格洛丽
146	第八十章 主库
164	第八十一章 大水
175	第八十二章 逮捕
184	第八十三章 马尼拉之战
195	第八十四章 囚禁
210	第八十五章 诱惑
226	第八十六章 智慧
238	第八十七章 降落
244	第八十八章 墨提斯

目录

270	第八十九章 奴隶
276	第九十章 林仙
293	第九十一章 地下室
299	第九十二章 秋叶原
312	第九十三章 X 计划
320	第九十四章 登陆
326	第九十五章 后藤阁下
336	第九十六章 安息
341	第九十七章 回归
360	第九十八章 小抄
372	第九十九章 卡尤塞
383	第一百章 黑室
396	第一百〇一章 通道
404	第一百〇二章 流动
409	附录：“单人纸牌”加密算法

第六十九章 将 军

整整两个月，他躺在新喀里多尼亚岛海滩上的一顶蚊帐里，梦到各种各样比这更糟糕的境遇，不断琢磨着他的说辞。

在斯德哥尔摩，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把他带到了一家小餐馆。在小餐馆里，又有一位先生把他送上了一辆车。那辆车把他带到湖边，那儿碰巧停着一架开着引擎但却没有亮灯的水上飞机。英国空军特勤队的人将他带到了伦敦。海军情报局又把他弄回了华盛顿特区，经过一番盘问，他被送回了海军陆战队，档案上盖了一个大大的印章，写明他绝不能再被派上战场。他知道得太多了，一旦被俘虏，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海军陆战队发现对于后方指挥来说，他知道得又太少了，于是干脆让他自己选：要么直接回家，要么进修学习。他选了直接回家，然后花言巧语骗得一名菜鸟军官相信他家已经搬到旧金山去了。

实际上，只需要一艘艘跳过泊在水面上的海军船只，你就能轻易跨过旧金山湾。沿着海滨排列着一串码头、仓库、医院和监狱，而把守这些地方的都是沙夫托的士兵兄弟。尽管他的文身藏在便服下，短发也已变长，但是只要在一箭之地内，他们的眼神跟他甫一

交会，便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落难的兄弟。他们会为他大开方便之门，不惜违背规定，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性命。沙夫托偷偷搭上一艘开往夏威夷的船，船速快得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灌醉。在珍珠港，他又花了四天才溜上一艘开往夸贾林的船。在那里，他是个传奇的英雄。他的钱在夸贾林可不受欢迎。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抽烟、喝酒、吃饭，他们没让他花一分钱。最后他的兄弟们把他送上了飞机，朝几千英里以南，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飞去。

他们并不愿意把他送走。他们乐意和他并肩夺取一片海滩，但他们现在却要干另一件事：把他送到危险的“西南洋”——西南太平洋战区——去，那儿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地盘。尽管距离将军把他们无依无靠地丢在瓜岛已经过了好几年，但直到如今，在醒着的时段里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这群海军陆战队员还在念叨将军真是个恶棍。他秘密攫取了半个王城。他靠着他爹当菲律宾总督时挖出来的西班牙宝藏变成了百万富翁。奎松城的人都在背后叫他“群岛的战后独裁者”。他曾经参选总统，为了赢得选票，他故意输掉了好几场战斗来让罗斯福难堪，还把黑锅都推到海军陆战队头上。如果不奏效，他甚至还打算回美国本土来发动政变。但这绝不会成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绝不让他得逞。永远忠诚！

不管怎么说，他的兄弟们还是把他送到了新喀里多尼亚。努美阿是座整齐的法式小城，拥有宽阔的街道，房子上盖着铁皮屋顶，门前的港口小山般堆着从岛上开采出来的镍矿和铬矿。这里人口的三分之一来自自由法国（到处都挂着戴高乐的肖像），三分之一是美国大兵，还有三分之一则是食人族。不过听说他们已经二十七年没有吃过任何一个白人了，因此鲍比·沙夫托感觉自己就跟睡在瑞典的海滩上一样安全。

但是当他抵达努美阿时，他遇到了一堵比任何砖墙都要坚不可

摧的障碍：太平洋战区（尼米兹的地盘）与“西南洋”的假想分界线。布里斯班，“那位将军”的指挥部，就在向西一点点（跟整片太平洋相比）的地方。如果他能到布里斯班去慷慨陈词一番，那往后就容易多了。

他躺在海滩上的头两三个星期有些盲目乐观，紧接着又消沉了一个月，觉得自己永远没法离开这里了。最后他终于又振作起来，再次展现出自己灵活变通的能力。他没机会偷溜上船，但这里的空运十分繁忙。看来将军很喜欢飞机。沙夫托开始尾随这些飞行员。然而宪兵们并不给他可乘之机，他也不敢贸然闯进陆军士官俱乐部里。

但是士官俱乐部所提供的娱乐活动实在乏善可陈。他们想要找更大的乐子就势必要离开那些凶巴巴的宪兵划定的活动范围，帮平民发展经济去。这些待遇优渥的美国飞行员饥渴难耐，他们面对的城市却一半是法国佬一半是食人族，这时候平民经济可就发展得特别快了。于是沙夫托在一个机场的大门口挑了个好位置，口袋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香烟（夸贾林的海陆兄弟们送的，够他抽一辈子），他守在那儿。三三两两的士兵走了出来。沙夫托选出几个士官，跟着他们到酒吧和妓院去，挑一个他们看得到的地方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一会儿他们就围了上来，向他讨烟抽。他们就这么聊起来了。

他又故伎重施了几次，不久就弄清了第五航空军的许多情况，结交了一大群朋友。几个星期之后，他决定搏上一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凌晨一点钟，他偷偷爬进了机场围栏，在跑道旁匍匐前进了大约一英里，与一架名为“微醉甜心”的B-24“解放者”地勤人员会合。他被迅速地塞进了机尾的球形玻璃罩里：那是飞机的球形炮塔，用来将常常从后方进行攻击的“零式”战斗机打下来，

但它的机组人员显然认为，在这里找到“零式”的概率与在密苏里州上方找到“零式”的概率差不多。

他们曾经提醒他要穿暖一点，但他并没有保暖的衣服。“微醉甜心”刚刚离开跑道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气温像五百磅的炸弹般急速下坠。首先他从物理上无法离开炮塔，其次他也不能离开，那样只会害他被捕，他可是在飞机驾驶员本身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偷渡上来的。他冷静地往自己已经相当丰富的痛苦经历里又添上了持续的低体温症。几个小时之后，也不知他是冷得失去了意识还是睡着了，总之没那么难受了。

他被一片环绕周身的粉红色光芒惊醒。飞机正在下降，温度正在回升，他的身体已经暖得足以让他恢复意识。几分钟后他的手也能动了。他朝粉色光芒伸出手，拭去玻璃罩里的水雾。他取出一块手帕把罩子擦干净，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太平洋的破晓时分。

斑驳的黑色云朵一条条将天空分割开来，像一只乌贼在加勒比海湾喷出的墨汁。有一会儿，他觉得自己仿佛还跟比绍夫一起潜在海里。

海面上遍布条状和圈状的疤痕，使他联想到了自己裸露在外的皮肤。锯齿形的边缘像旧弹片一样从这些疤痕里刺了出来，那是露出浅海的珊瑚礁。越来越暖了，他不禁又打了个寒战。

有人往太平洋里倒进了褐色的泥土，形成了一个大土堆。土堆的边缘上有一个城市。城市在他周围旋转，越来越近，越来越暖，那是布里斯班。下面出现了一条跑道，他想，他的屁股要被这玩意儿磨掉了，像世界上最大的带式砂磨机。飞机停了下来，他闻到了汽油味儿。

这时飞行员发现了他，大光其火，准备叫宪兵。“我是来为将军效劳的。”沙夫托从冻得发青的嘴唇里挤出这句话，但这只会让飞行

员更想揍他。不过当他说完这几个字后，同样生气的士官们却改变了态度，远离他一些，语气和缓多了，也不再威胁他要叫宪兵了。沙夫托从这时开始发现，“那位将军”行事的方法有些与众不同。

他在一家廉价旅馆里休息了整整一天，然后起床，刮脸，灌下一杯咖啡，开始到处找军官碰碰运气。

但令他十分沮丧的是，他听说将军已经将总部迁到新几内亚的荷兰地亚去了。不过将军的夫人和儿子，还有他的一部分下属，仍旧住在伦敦饭店里。沙夫托来到那家饭店，分析了周围的交通模式，发现进出这家饭店的车子一定都会经过街边的一个转弯处。于是他找到转弯旁一个合适的观望地点，守株待兔。透过来往车辆的车窗，他能看到乘客的肩章，数出星星和老鹰。

看到一个两颗星的少将经过，他决定采取行动。他跑到酒店门口的遮阳篷下时，正好赶上司机为这位将军拉开车门。

“请原谅，将军，鲍比·沙夫托前来报到，长官！”他冲口说道，行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完美军礼。

“你又是哪一号人物，鲍比·沙夫托？”这位军官连眼都没抬。他说话跟比绍夫似的！这家伙居然带德国口音！

“死在我手里的日本人比死在地震里的还多。我会跳伞，我还会说一点日语，我能在丛林里活下来。我对马尼拉了如指掌，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那儿，但我现在却没事可干。长官！”

在伦敦或者华盛顿，他绝对到不了离一个将官这么近的地方。如果他胆敢这么拦路，必然会被拘留或者枪毙。

但这是在西南洋，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搭上了一架飞往荷兰地亚的B-17。他穿上了绿色的陆军军服，但没有领章。

新几内亚看起来十分凶险：它像一条浑身烂疮的巨龙，扭曲坚硬的脊背上覆盖着冰霜。光是看着它就让沙夫托像患了低体温症和

症疾似的发抖，这玩意儿现在是将军的地盘了。沙夫托一眼就能看出，这么个国家也只有彻头彻尾的疯子才能打得下来。在斯大林格勒待一个月也比在这个地方待一天好。

荷兰地亚在这只巨兽的北岸，恰巧面朝着菲律宾。在海军陆战队里广为流传的是将军在这里给自己建了一座行宫。有些容易受骗的傻瓜相信那座行宫完全是由被奴役的陆战队员修建的翻版泰姬陵，面积还要大上一倍。不过那些比较明白的大兵都认为那是一片依靠从海军医务船上偷来的材料建成的复合建筑，包括富丽堂皇的殿堂和安顿他那群亚洲姬妾的内宫，其间还有一座冲天而起的高塔，可供他登高远眺，看看日本鬼子在 1500 英里西北的马尼拉对他广袤的庄园都干了什么。

透过 B-17 的舷窗，鲍比·沙夫托并没看到如上一番景象。他瞥到临海的一座山上建着一幢大而漂亮的房子，但他猜想那应该只是界定将军领土的一个哨所。但 B-17 很快就在跑道上降落了，机舱里顿时充满了赤道地区的瘴气。那感觉就像把头伸进冒着泡泡的奶油麦片粥大锅里猛吸一口气似的。沙夫托感觉自己的肠子已经开始翻腾了。当然，很多陆战队员觉得沾着屎的陆军军裤最好看。沙夫托努力把这个想法从脑袋里赶了出去。

机上的乘客（大多是上校及以上的军官）开始慢腾腾地下飞机，好像怕动一动就会出一身汗似的——尽管他们早就全身湿透了。沙夫托恨不得一脚踢在他们那又肥又大的屁股上，他正赶着去马尼拉呢。

很快他就搭上了便车，坐在一辆载满了军官的吉普车的后保险杠上。机场上仍然回荡着高射炮的声响，可见这里不久之前刚被轰炸过。尽管现场残留着明显的物证比如弹坑之类，但沙夫托得到的大部分信息却是从其他人的脸上观察出来的：他们的姿势，他们望

向天空的表情，这一切都透露出这里的威胁等级有多高。

这也不奇怪，他想起了山上那幢白色的房子。上帝啊，就算在月光下也看得清清楚楚！肯定从东京都能瞧见！简直在脸上写着“来炸我呀”。

随着吉普开始挂一挡爬坡，他又想到了：那一定是个靶子。将军的指挥所肯定藏在丛林地底曲径通幽的隧道里，那儿也一定是他藏亚洲姬妾之类的地方。

这段上坡路仿佛永无止境。沙夫托跳下车，很快就超过了哼哼唧唧的吉普，又超过了它前面的那一辆，于是变成他一个人在丛林里走路了。他只需沿着车辙，就能很快找到那个经过巧妙伪装的直接通往将军的指挥所的井道。

路很长，这使得他有空抽两三根烟，细细品味新几内亚丛林这永不消散的梦魇。这里让瓜岛——他一度认为世上再也没有比那里更可怕的地方——显得简直就像一片带着露水的芳草地，遍布野兔和蝴蝶。想想日本鬼子和美国陆军花了好几年就在这破地方打得不可开交，真是开心啊。可惜澳洲佬也蹚进了这摊浑水。

车辙指引着他来到了山上那栋白黏土造的靶子前。他们煞费苦心想要营造出一副这里真的有人住的样子。沙夫托已经能看到里面的家具和其他东西，房子的四壁上留着子弹划过的痕迹。他们甚至在阳台上放了个假人，穿着粉红色丝绸晨袍，叼着玉米芯烟斗，戴着飞行员太阳镜，用望远镜查看着海滩！虽然陆军不管干什么他都要反对，但沙夫托实在忍不住对着这惟妙惟肖的伪装大笑出声。这真是最棒的军事幽默，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这一手真能瞒天过海。几个新闻记者正站在阳台下给这一幕拍照。

站在房子门前那片泥泞的停车场上，他又开双腿，朝那个假人竖起了中指。喂，蠢货，这是为夸贾林的兄弟们送你的！妈的，真爽。

这时，那个假人却转过身来，望远镜对准了正在比中指的鲍比·沙夫托——此时此刻的他一动也不敢动，就像被蛇怪^①盯上了一样。山下传来了防空警报的尖叫。

望远镜从脸上放了下来，烟斗里喷出一缕轻烟。将军嘲讽地回了个军礼。沙夫托终于想起要把手指收回来，然后像一棵枯死的桃花心木般戳在原地。

将军抬起手，把叼在嘴上的烟斗拿开，这才开口：“Magandang gabi.”

“你是想说‘magandang umaga’，”沙夫托说，“Gabi是‘晚上’，umaga才是‘早上’。”

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已经变得清晰可闻。记者们决定及时撤退，纷纷钻进了房子里。

“如果你要从马尼拉向北去林加延，你会在打拉碰到一个岔路口。如果你选最右边的那条路走，面朝乌达内塔，穿过甘蔗地，你碰到的第一个村子叫什么？”

“这是个陷阱题，”沙夫托说，“打拉以北根本没有甘蔗地，只有水稻田。”

“嗯，很好。”将军不甚开心地说。山下的防空炮响了起来，声音惊天动地，从这个地方听起来，就像新几内亚的北岸被凿进海里去了。将军仿佛没听见一样。如果他是假装没听见，那他至少应该抬头看一眼那些“零式”吧，这样如果情况危急的话他就不必再装下去了。可他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沙夫托强迫自己也不要去看它们。将军用西班牙语问了他一个很长的问题。将军的声音很悦耳，仿佛正站在纽约或者好莱坞的一个隔音室里解说一段新闻纪录片，

^①原文为 basilisk，欧洲传说中的一种生物，目光可置人于死地。

片子的内容是：这位将军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

“如果你是想考考我 hablo Español^①，我只能说，un poquito^②。”沙夫托说。

将军暴躁地将手拢在耳旁。现在除了那一对以超过三百英里的时速向他和沙夫托袭来的“零式”的声音外，他什么都听不到了。而它们射出的密集的 12.7 毫米口径的子弹把数以吨计的生物量化为齑粉。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沙夫托，他看到一串子弹落在停车场上，把沙夫托的裤子溅得泥点斑斑。那串子弹也扫到了白房子上，在射到墙上的时候陡然向上转弯，沿着墙一路攀登，打掉了阳台的一截扶手——距离将军的手不过一尺之遥——随后又打碎了屋子里的家具，最后掀开屋顶飞了出去。

不过既然飞机已经从头顶上飞过去了，沙夫托现在可以光明正大地抬起头来看它们而不必担心被将军认为是个胆小鬼了。飞机一个急转——任何美国飞机都做不到的急转——机翼上的膏药旗变得更大、更亮了，它们正回过身来进行二次袭击。

“我说——”将军开口道。但这时，一串古怪的“嗖——”打破了谈话的氛围。一块玻璃从窗框上掉了下来。沙夫托能听到房子里传来砰的一声，紧接着是陶器摔碎的声音。将军头一次表露出他知道现在身边正在发生军事行动的样子。“帮我热车，沙夫托，”他说，“我要跟我的好小伙儿们理论理论。”说完他就转身走了，留下沙夫托看着他披着粉红色丝绸晨袍的背影。上面还用黑线绣着东西——一只张狂的巨蜥。

将军突然回过身来：“是你在下面大喊大叫吗，沙夫托？”

“长官，不是我，长官！”

①意为“懂不懂西班牙语”。

②意为“懂一点儿”。

“我明明就听到是你。”麦克阿瑟再次转身，他又看到了那条巨蜥（但他又想了想，那也许只是一条中国龙）。将军念叨叨地回到了房子里。

沙夫托钻进车子，启动了引擎。

将军从房子里走出来，踏着沉重的步伐来到停车场上，怀里还抱着一颗尚未爆炸的防空炮弹。他的粉色晨袍在风中鼓荡。

“零式”已经折返，正对着停车场一顿疯狂扫射，几乎把一辆卡车拦腰打断。沙夫托觉得自己内脏都要融化了，随时都可能直接喷出来。他闭上眼，用力夹紧肛门，咬紧了牙。将军在他身边坐下。“下山去，”他命令道，“朝他们开炮的地方开去。”

他们刚刚驶上正路就被两辆吉普车拦住了，那正是刚刚在机场运送那些军官的车子。车厢里空无一人，车门大开，发动机还没熄火。将军伸手越过沙夫托按起了喇叭。

那些上校和准将纷纷从树林的阴影里钻出来，像一些行为怪异的土著一样，手里还宝贝似的抓着他们的公文包。他们朝将军敬礼，但将军恼火地无视了他们。“让我的车过去！”他一边说一边用烟嘴指着他们，“这是大马路。停车场在那边。”

“零式”发动了第三次袭击。沙夫托发现（也许将军早就发现了）这些飞行员的技术并不怎么样。到了战争末期，那些技术高超的飞行员早就死光了。他们无法控制飞机沿着马路扫射，只能斜着扫过去。不过还是有一枚子弹炸中了其中一辆吉普的发动机，热油和蒸汽喷涌而出。

“来人，给我把它推走！”将军喊道。沙夫托本来已经本能地爬出了车厢，又被将军一句话叫了回来：“沙夫托！我需要你帮我开车。”

将军像乐团指挥般挥舞着手里的烟斗，把他的部下全都赶到路

上，让他们把那辆被炸毁的吉普推到丛林里去。沙夫托一不小心用鼻子吸了下气，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稀屎味儿——至少有一个军官没憋住。沙夫托还在尽力不让自己蹈其覆辙，不过如果他也被迫下去推车，估计就悬了。“零式”再度集结起来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击，但这时几架美军战斗机也加入了战局，情况一时复杂起来。

沙夫托驾车从剩下的那辆吉普和一棵大树的缝隙间穿过，踩了一脚油门。将军在一边低声哼着什么，半晌，他开口问道：“你妻子叫什么名字？”

“割礼。”

“什么？！”

“我是说，格洛丽。”

“啊，不错。菲律宾姑娘的好名字。菲律宾女人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是不是？”

拥有丰富的环球旅行经验的鲍比·沙夫托绷紧了脸，开始梳理他过去的经历。但他很快意识到将军也许并不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深思熟虑的答案。

那当然了，将军的妻子是个美国人，这大概又是个陷阱。“我想情人眼里的姑娘总是最漂亮的。”沙夫托最后答道。

将军略微有些不快：“那当然，不过……”

“不过如果您不考虑什么狗屁感情的话，菲律宾姑娘当然是最漂亮的，长官！”沙夫托说。

将军点了点头：“那么你的孩子，他叫什么名字？”

沙夫托用力咽了口唾沫，脑子转得飞快。他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孩子，他编这个谎只是为了让这故事听上去更顺理成章一点——而且如果他真有个孩子，是男是女还不一定呢。但如果那是个男孩儿，他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叫——好吧，长官，他

叫——我希望您不要介意——他叫道格拉斯。”

将军咧开嘴笑了起来，还拍了拍怀里的防空炮弹。沙夫托不禁一缩。

他们抵达机场的时候，头上正打得如火如荼。停机坪上空无一人，因为大家都躲到沙包后面去了。将军让沙夫托沿着机场开了一圈，在每个炮位都停一停，好让他可以越过掩体往外看。

“就是那个家伙了！”将军最后用他的手杖指了指跑道对面的一口大炮，“我刚看到他把头探出来，抱着电话叽里呱啦的。”

沙夫托一脚油门开上跑道。这时，一架着火的“零式”正以一半的音速坠向距离他们不过几百英尺的地面，无数燃烧的部件叮铃咣啷地在跑道上翻滚扑腾着，形成一股尖啸的云状物向他们这个方向扑来。沙夫托犹豫了。将军正冲他大叫着什么。考虑到他得看到飞过来的东西才能躲开，沙夫托干脆猛冲了过去。他以前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他知道第一个撞上来的会是飞机的发动机组，一块三菱制造的又红又烫的铁墓碑。它来了，还有一根排气管像折断的翅膀般晃悠悠地吊在上面。它在地面上不停地翻滚，每滚一下就重重地刮掉一层地皮。沙夫托绕开了它。然后他认出了机身，机身已经牢牢地斜插在地里了。他四处寻找机翼，它们已经裂成了好几个大片，速度明显减慢。但是从起落架上脱落的轮子正朝他们滚过来，上面还带着熊熊烈火。沙夫托驾着吉普从轮子间穿过，猛地加速开过一小摊着火的汽油，又一个急转弯，继续朝他们的目的地驶去。

所有人都被这场“零式”的爆炸吓回了沙包后面。将军只能跳出车子，从掩体顶上一个个看过去。他把那个防空炮弹高举过头顶。“我说上尉，”他用那播音员般完美的嗓音说道，“这家伙突然落到了我的茶几上，上面连个寄信人地址都没有，不过我想它是从你们这